杜詩批解 六

共十四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一

大麥行 鶴曰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夢弼曰後漢桓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甫之是詩意原於此 澤堂曰古詞 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 師曰集壁梁洋四州名時土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腰鎌獲麥惟羌與胡而已 豈無蜀兵三千人 一作千人去 部領辛苦江山長 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遏賊衝突江山蹇澁士卒至有介冑生虫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趙】曰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之不得矣【夢弼】曰徵召也言嚴武之來子美踈散不俟莫知其所往故使者求索之急也自識將軍禮數寬【洙】曰嵇康書云阮籍為禮法之士所繩賴大將軍保持之【夢弼】曰言嚴武之寬大不以子美懶惰為尤也【澤堂】曰不以使者來索隱逸而反於已也乃將軍寬大有此枉問也百年。地。僻。柴。門。迥。【夢弼】曰子美開闢草堂以養百年之老也五。月。江。深。草。閣。寒。【批】清健朴野看弄漁舟移白日【夢弼】曰弄漁舟以言嚴公也移白日言晝日也老農何有罄交歡【趙】曰老農公自言也【補註】胡苕溪云律詩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老杜此詩七言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常用此體作詩【澤堂】曰此詩非變律者溪必指他作如吳體等篇而云也

即事【鶴】曰此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鞲【洙】曰馬后傳蒼頭衣綠鞲註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洙】曰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間富人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彩親友問眎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爾【澤堂】曰聯句法

少年行【鶴】曰謂富貴之子不閑於禮者未詳向人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成都作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希】曰樂天詩搴来朱門家賣與白面郎則唐以貴人子弟為白面郎

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批】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為少【夢弼】曰顔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擴鞍索酒亦此類也

白面郎生乎富貴之家不識禮法坐人之床不言其姓名而妄亂指人而青需甫是以譏其麤豪之甚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鶴曰題云嚴公廳則是寶應元年作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列一作蒲劍閣星橋北夢弼曰星橋在成都劍閣在星橋之北華陽地理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加空為飛梁閣道閣道也古劍閣道也松州雪嶺東夢弼曰唐志松州交州郡以地産甘松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批開闢古今愀在言外畫不足言矣興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大雨鶴曰按寶應元年建卯月成都春旱意此詩在浣花作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洙曰搜神記曰萬物燋枯百姓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夢弼曰鬱陶積而不散貌執熱乃沸鼎纖絺成

縕袍〔洙〕曰詩誰能執熱語衣敝縕袍〔惲〕曰熱極則雨風雷颯萬里霈澤施
蓬蒿敢辭茅葦漏〔夢弼〕曰茅葦謂草堂也已喜黍豆高三日無
行人〔夢弼〕曰以水漲也二江聲怒號〔希〕曰寰宇記云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
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流惡邑里清〔趙〕曰左傳洧秦澮流
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清潔也矧茲遠江皐荒庭步鸛鶴〔朱〕曰
蓋鸛鳴則雨應也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趙〕曰
言以沉痾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清凉於是頓忘供進藥餌之勞也則知潤物功可
以貸不毛〔洙〕曰諸葛亮傳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趙〕曰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可貸而生陰
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鶴〕
曰天與之澤官勸其耕四鄰借耜此貧乏之害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批】無首無尾隨事慨然白石明可把石一作月【趙】曰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水中有行車【朱】曰華陽風俗録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淺可渉故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洙】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師】曰蛟龍喻君子魚鼈喻小人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趙】曰跬丘弭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蓬原】曰半步曰跬【[illegible]】曰水落泥深行人跬步相避故踏跡稀濶也馬嘶未敢動【夢弼】曰馬嘶欲歸也前有深塡淤【希】曰淤於庶反公作平聲【田】曰前漢溝洫志塡淤反壤之害師古曰塡淤謂壅泥也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来復何如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趙】曰言晝日遊成都市晚必憇

息於村墟指言草堂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夢弼曰客居猶有眷眷之心況萬里羈懐寧不思故鄉乎[illegible]曰杜五言古詩既非真古除北征紀行出塞等數十首外語賺鹵無奇警如此篇開朗者亦少

寄高適鶴曰當是寶應元年作是時公在成都而適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夢弼曰肅宗即位也南星落故園夢弼曰謂南極老人星以美適之壽也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鶴曰寶應元年作

鼎湖瞻望遠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髯下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象闕憲章新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周禮懸治象之

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徧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

四海獨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

自昔有經綸【澤堂】曰與為也言為國家弭禍亂者惟嚴公自昔有經濟之業感激

張天步【夢弼】曰詩天步艱難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

星辰【夢弼】曰言武嘗事玄宗乃先朝之舊臣今入朝當如鵬程之圖南以回羽翮捧戴北極之尊北極謂天子也【澤堂】曰鵬方南圖而却回羽翮比嚴自西南入朝

漏鼓還思晝【夢弼】曰漏鼓謂宮漏也

宮鶯罷囀春【澤堂】曰見嚴公之入朝却思宮禁晝漏比正宮鶯啼罷時

空留玉帳術【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

愁殺錦城人【夢弼】曰甫以武有兵略貺入朝蜀人愁而思之也

閣道通丹地【夢弼】曰閣道謂劒閣之道丹地乃天子之墀言武自劒閣而來直入禁中也宮禁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

江潭隱白蘋【趙】曰公自言也

爾雅曰萍之大者曰蘋澤堂曰通指嚴武隱公自言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

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洙曰言當殺身成仁夢弼曰甫恐終老于蜀不獲歸秦羨美武之趣朝所謂贈人以言也三山老人語錄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伏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緜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鶴曰寶應元年作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澤堂曰船重故閣於淺灘

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窻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

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師曰言緜城擁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天橫醉

後參【註】落落有豪氣【師】曰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樓之高逼於參星也【夢弼】曰古今集録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澤堂】曰送者以城擁言其衆也自朝至參橫言其攀餞之久也此忠厚之意窮途裏。謝意苦調短長吟【夢弼】曰古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註】杜使君乃宗人也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夢弼】曰白河謂銀河也天將曙則銀河不現不勞閉戶謂坐待銀河之沉沒也【澤堂】曰不管閉門自待夜深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夢弼】曰書序昔在帝堯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再觀漢官儀【夢弼】曰光武紀三輔吏士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未效風霜勁空懸雨露私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殊庭一作斜亭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夢弼】曰十道志

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渦水惜歸期夢弼曰魏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峯樹還相伴夢弼曰謂昔會秦關行李也江雲更對垂夢弼曰謂今別巴嶺行李也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夢弼曰宣城圖經敬亭在宣城北謝朓有敬亭詩秖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夢弼曰武自註昔會秦關今別巴嶺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鶴曰驛在綿州寶應元年作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洙曰謝玄暉詩嬋娟空復情草堂曰山亦徒有情即人可知幾時盃重把夢弼曰重儲用切再也昨夜月同行趙餘情別恨坐想概然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

光

召三朝也【澤堂】曰此等語亦易效襲

江村獨歸處去一作寂寞養殘生感

知己之辭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公自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鶴】曰李使君之任在寶應元年夏時公在綿州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夢弼】曰以黃霸美李使君也【澤堂】曰引古況今近看除刺史【洙】曰前漢景帝紀註凡言除除故官就新官也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趙】曰蜀李使君早寄書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老思筇竹杖杖一作柱【洙】曰漢張騫在大夏時見筇竹杖云賈人市之於身毒國冬要錦衾眠【洙】曰漢朱寵為大尉家貧布被帝聞之賜錦被【趙】曰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要此二物也詩錦衾爛兮不作臨歧恨【洙】曰陳陰鏗詩背飛傷客念臨歧憫聖情唯聽

擧最先【夢弼】曰聽平聲【洙】曰京房傳擧最當遷註以課最被擧【澤堂】曰寛為别語勉其治行火

雲揮汗日【趙】曰史記云臨淄揮汗如雨山驛醒心泉【夢弼】曰醒蘇挺切【澤堂】曰指梓州清凉也遇害陳公殞【洙】曰子昂後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于今蜀

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洙】曰射洪屬梓州【鄭】曰潸然流涕貌

苦戰行【鶴】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寶應元年作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夢弼】曰馬將軍謂馬璘也【鶴】曰按舊史馬璘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且新舊史未甞至蜀平子璋亂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公别馬巴州亦甞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盖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干戈未

空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鮑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送別江上）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師曰南與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悵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思其人淚下橫胷臆也澤堂曰別時所見孤雲今亦不見故欲看雲而淚橫臆也）

去秋行（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鶴曰當是寶應元年作）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趙曰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行卧常持漢節）遂州城外巴人稀（鶴曰子璋陷遂州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云漢節在趙曰意兵敗績而死亡者多故有巴人稀之實）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送嚴武至綿州此詩乃其時作

綿州江水之東津【夢弼】曰水經註綿水至江陽縣萬山下入江謂之綿口魴魚鱍鱍色勝銀【洙】曰詩魴魚赬尾鱍鱍跳躍貌修可曰爾雅曰魴魟也今之鯿魚是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批】賦得事外【洙】曰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潛龍無聲老蛟怒【師】曰魚善變化乃龍之類老蛟怒惡傷其類也廻風颯颯吹沙塵回一作西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洙】曰禿尾槎頭皆魚名【希】曰漢中鯿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師】曰謂樂極則哀繼之也君不見朝來

割素鬐【夢弼】曰鬐渠伊切魚背上鬣也西征賦素鬣揚鬐咫尺波濤永相失【師】曰春秋隱公矢魚於棠聖筆書之以為譏甫此詩初叙得魚之樂而末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澤堂】曰句句相貫此衍篇法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萬一作取【夢弼】曰綱大繩也持以舉網【澤堂】曰打魚狀能者操舟疾若風【彥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撐突波濤挺叉入【彥功】曰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往來【夢弼】曰叉魚叉也持以入水小魚脫漏不可紀漏一作網【洙】曰廣志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半死半生猶戢戢【夢弼】曰枚乘戢戢其相半死半生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鄭】曰屈正作倔渠勿切挭戾也東津觀魚已再來主

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趙】曰以言打魚之故而驚動神物也

山根鱣鮪隨雲雷【夢弼】曰崔豹古今註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

干戈兵革鬬未已一云干戈革鬬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虫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批】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意不如蕭瑟沉著

越王樓歌【鶴】曰寶應廣德公皆至綿而此詩當是寶應元年初至時作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蓋創見之辭也

緜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洙】曰太宗子越王貞中宗時為

緜州刺史創此樓[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緜州且顯慶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迹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盖史失書也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補註]甍屋棟所以承瓦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批]不深不淺[澤堂]曰只是見得君王當日登覽之情覺千載非遠云

海椶行[夢弼]曰廣雅椶栟也[鶴]曰海棠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考悉從海上来[鶴]曰寶應元年至綿州作唐子西將家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椶高八雲註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則公館與椶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濆[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海椶一株高八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

衆木亂紛紛自一作但海椶焉知身出群〔批〕感慨情至可嘆移裁

北辰不可得〔批〕義弃換句〔鶴〕曰北辰以喩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時

有西域胡僧識〔批〕結更落落〔師〕曰夫人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與衆木紛亂何以異乎

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鶴〕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木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鶴〕曰姜皎有功進殿中監封楚國公〔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森森一作森如〔師〕曰尭典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幽朔乃肅殺之方謂此鷹殺氣窮極幽朔也〔趙〕曰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

觀者貪愁掣臂飛貪愁一作徒驚〔師〕曰謂掣臂鞲而欲飛也畫

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批】自負愈高【述】曰言有其質而無其才也【師】曰末章譏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率有虛名而無實效

宗武生日【鶴】曰寶應元年秋在梓州作時公送嚴公至綿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illegible]】曰見字如擧字此是問語言何時見此子乃此日生也全篇皆是訓戒之辭末又有生日開筵之語非宗武不侍側相憶而作明矣下篇又示宗武皆一日作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伴一作律詩是吾家事【[illegible]】曰公自言吾祖詩冠古父閑又能詩黃庭堅嘗謂公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人傳世上情【趙】曰既以詩擅名而世間愛之者多也熟精文選理【尹】曰梁照明太子集古人

文詞詩賦為文選瑤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撮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爾

休覓綵衣輕【趙】曰老萊子著五綵衣戲於親側此言熟精文選理所以責望其子而綵衣之輕使之休覓也

凋瘵筵初秩【洙】曰海賦為凋為瘵註凋傷也瘵病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欹斜坐不成【澤堂】曰凋瘵世亂也欹斜坐卑也

流霞分片片分一作飛【夢得】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升天遊紫府遇仙人飲流霞一杯輒不飢渴

涓滴就徐傾【澤堂】曰以武生日自飲酒而作

光祿坂行

【鶴】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所言合當是寶應元年作公時在梓州【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夢弼】曰甫將之吳楚也

西望千山萬山赤萬山一作萬水

樹枝有鳥亂鳴時鳴一作棲

暝色無人獨歸客【夢弼】曰鳥

睨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歸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夢弼曰射食亦切白日多賊也安得更似開元中一作年朱曰開元初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齎糧道路即今多擁隔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悲秋鶴曰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未歸迎家時作是時史朝義與吐蕃亂未已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傳一作待秋來為客情朱曰此二事皆情意之極者愁窺高鳥過朱曰高鳥言東西南北猶得所適老逐衆人行朱曰老者尚為衆人亦悲時之不與也始欲投三峽由何見兩京

客夜鶴曰公寶應元年自綿至梓時家在成都

客睡何曾著 夢簡曰著張略切 秋天不肯明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 入簾殘月影 入一作捲 澤堂曰殘月落月也 高枕遠江聲 遠一作聽 批凡言動中靜靜中動意皆謬見儻合境趣自無不有耳 夢簡曰此二句正林中睡不著之時因思計拙途窮也 澤堂曰殘月斜故入簾可見江聲遠故高枕方听此老杜句中眼法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澤堂曰此是曉起初得書作適作家書說盡辛苦契活之狀數紙言多也仍想抵彼可知其情也

客亭 鶴曰與客夜詩同時作

秋窗猶曙色 澤堂曰秋夜長故曙色久在窗間也 木落更天風 天一作高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 成一作衰 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註】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之

西漢親王子 【夢弼】曰假漢以言唐也 成都老客星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喩也

百年雙白鬢 一別五秋螢 秋一作飛【洙】曰五飛螢則歲五換矣【夢弼】曰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與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 祗看座右銘 祗一作眠【夢弼】曰崔瑗有座右銘

不能隨皂蓋 【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轓皂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州長史長史別駕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皂蓋及奉漢中王季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一作登【夢弼】曰謂早出也 王門異昔遊 【洙】曰謂其斷酒也一

已知嗟不起韻【夢弼】曰甫言王因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未許醉相留韻【澤堂】曰言王雖嗟惜甫之不見用必不以酒相留也一云言病不能起居知王嗟惜而不以醉相留也

蜀酒濃無敵【洙】曰蜀都賦觴以醥清一醉累月江魚美可求【夢弼】曰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澤堂】曰鴈池譬也

羣盜無歸路衰顔會遠方尚憐詩警策【洙】曰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夢弼】曰警驅動皃策可以擊馬謂片言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猶憶酒顚狂憶一作記魯衛彌尊重【[illegible]】曰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雖俱領重鎮徐陳略喪亾【批】魯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義典刑森然其自叙亦在裏許壯哉【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趙】曰言王賓客多喪空餘

枚叟在枚一作故【批】徐陳以下復著枚叟但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堂【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也【夢弼】曰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三兄弟與甫在應念昔日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棄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韋贊善別【鶴】曰寶應元年梓州作公又有贈韋贊善詩梁權道編在大曆五年潭州則韋亦流轉南州不得歸也韋乃韋見素之後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秪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澤堂】曰往還言交際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鶴】曰公於寶應元年廣德元年皆在梓州今以後篇詩云去年

東　刪

登高鄜縣北考之則此詩在寶應元年作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批老人語無刻歸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澤堂曰以醉眼視朝廷猶可以忿憂與形骸痛飲中同意

兵戈與關塞趙曰兵戈以言戰鬪關塞以言屯戍時吐蕃之亂既戰復守也鶴曰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此日意無窮

九日奉寄嚴大夫趙曰時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鶴曰嚴武以寶應元年夏赴召公送至綿尋入梓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希曰高帝紀註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澤堂曰嚴公自有使蜀節鉞歸朝時故在也

何路出巴山澤堂曰九四句並指嚴公

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

知簇鞍馬田首白雲間趙曰公遥想其簇鞍馬而田首白雲以望之嚴武所謂杜二見憶者謂此也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卧向巴山落月時趙曰指言杜公也兩鄉千里夢相思趙曰嚴與杜各在一鄉相去千里而夢想之也可但步兵偏愛酒洙曰阮籍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為校尉夢弼曰以甫之嗜酒比阮籍也也知光禄最能詩洙曰謝光禄名荘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禄大夫夢弼曰以甫之善詩比謝荘也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趙曰以問杜公也使淵明採菊東籬下句跂馬望君非一度趙曰荅杜前篇簇鞍馬之語冷猿秋鴈不勝悲夢弼曰勝平聲

題玄武禪師屋壁【鶴】曰高僧傳宋曇摩密多爲連眉禪師又爲大禪師盖僧之尊稱也以舊次前後篇詩觀之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 瀛一作滄【夢弼】曰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尾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照月餘【趙】曰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

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海一作水

錫飛常近鶴【田】曰圖經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卓於山麓道人不懼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杯渡不驚鷗【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驚鷗鷗使列子海人狎鷗之意

似得廬山路眞隨惠遠遊【洙】曰昔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杜甫以比之【趙】

日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澤堂】曰似得真隨便是畫意

翫月呈漢中王【鶴】曰漢中王乾元二年罪貶蓬州長史寶應元年公在章梓州水亭與之同會此詩當同時作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浮一作遊【夢】【趙】曰謝惠連詩淒淒留子言眷眷浮客心【澤堂】曰轉危坐言不寢也**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希】曰一照或作點甞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澤堂】曰照字是**烏鵲自多驚**【希】曰古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夢】曰以淮南王安比漢中王瑀也淮南子宾覽訓畫隨灰而月暈闕註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也【鄭】曰暈于問切日月傍氣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鶴】曰寶應元年避徐知道反入梓州時作

我行八東川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十步一回首梅曰憶舊隱也成都

亂罷氣蕭瑟夢弼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劒南大亂也浣花草堂亦何

有師曰草堂為賊焚故云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

趙曰豪俊者謂嚴二也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鶴曰下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斂駿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劒

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螺一作織一作騾夢弼曰青螺粟謂帽之紋也言舞劒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將炙緋衣走夢弼曰炙之夜反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澤堂曰此時章服已濫所謂衣青紫執賤役者耶雖為子美傾倒不應使紫緋服勞銅盤

燒蠟光吐日光一作炎安石曰銅盤燭臺盤承淚者夜如何其初促膝

[夢弼]曰詩夜如何其夜未央黃昏始扣主人門[師]曰新相知也誰謂俄頃膠在漆[師]曰古語云自謂膠漆堅不如雷與陳甫一見嚴二便如膠漆之固萬事盡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可一作何一軀交態同悠悠[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澤堂]曰以一人身見交態朝夕有更變也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

嚴氏溪放歌[鶴]曰實應元年避徐知道亂入梓州時作意嚴氏即嚴二別駕梓州人前篇相從付似同時之所作也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 沫曰成都在劍嶺之南 邊頭公卿仍獨驕 趙曰此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 夢弼曰甫當兵馬之際漂蕩失所流寓手蜀蜀守裵冕爲卜草堂於浣花以居及嚴武來鎮甫再依武武卒郭英乂代之英乂麄暴不能容公故譏其驕傲以爲歲月難度也 費心姑息 是一後肥肉大酒徒相要 批肥肉大酒徒相要其憤感不平語特未悉 趙曰禮記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沫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爲朝廷憂也 夢弼曰英乂不能整齊其綱紀徒以大酒肥肉姑息偏裨以此相要雖費心而耗神特一後耳豈能使三軍誠助哉宜乎崔旰一怒而士卒莫之救也 澤堂曰費心相待不以誠禮有同一勞役所見者肥肉大酒相惱而已此皆言已見待之賤非指士卒怨叛一云諸將方驕不得不費心力爲禮貌特如一後酒肉之飫亦徒然也 嗚呼古人已 冀士獨覺志士甘漁樵 夢弼曰昔周公吐握士爭歸之今已冀士有志之士甘心混於漁樵而莫之出蓋譏郭英乂之驕不能禮賢下士 澤堂曰古之禮賢下士者已爲土壤只覺志士沉

語

淪不見諸侯之為得也

況我飄轉無定所 [宋]曰時南方避地流徙無所依止 終

日慽慽忍羇旅 [夢符]曰慽且的切痛也[澤堂]曰白綵行意如此必一時作 秋宿霜

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 [澤堂]曰比之落月金盆不奇而穩情景淒絕

東遊西還力實倦 [夢符]曰公往來東川所以有東遊西還之句 從此將身

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 [澤堂]曰反前肥肉大酒意 遲暮有意來

同煮 又[批]本分好語[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傷歲晚矣欲服餌長生之藥也[師]曰南意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希]曰淮南子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澤堂]曰詩大意阻兵不得歸中原邊將驕倐又不可依欲與嚴氏俱隱丘壑首尾甚明

述古三首

[彥輔]曰此詩傷賢者不得志[鶴]曰詩云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嘗是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後作公時在梓州詩意主於任賢耳

赤驥頓長纓夢弼曰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轡依舊叢註頓猶舍也澤堂曰頓委也非無萬里姿夢弼曰飛黃神馬日行萬里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夢弼曰戰國策曰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大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夢弼曰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澤堂曰子指鳳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澤堂曰物指驥鳳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退一作用固一作因沫曰大臣以道事君可則進否則奉身以退澤堂曰進退務合於宜也市人日中集沫曰易曰中爲市於利競錐刀夢弼曰錐職刀切說文銳也謂利之微細也左傳刀錐之利盡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夢弼曰古

者敦本而抑末今市人競爭錐刀之利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爾【趙】曰莊子膏以明自煎農

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那贏無乃勞【趙】曰

長衛西京賦商賈稗販何必昏於作勞那贏優而足恃註那偽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恃也【澤堂】曰

那贏指商賈舜擧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洙】曰左傳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擧而舜擧之

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商君名鞅相秦

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滅商君之家【師】曰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

臣削民膏血甫意欲敦本抑末輕徭薄賦而天下可得而治也趙曰東坡先生云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

必許也然此詩言舜擧十六相與秦任法之事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著曹參

交

澤堂曰四句一串說而主意在肅代無臣也此句法乃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豈但祈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例便是從下倒說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

良才

希曰肅宗中興以任李輔國而為其昏蔽故於父子之倫且有所虧則代宗之立正宜任賢相與經綸中興之業所以舉漢光武以為喻

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

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夢窩曰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秋盡

鶴曰詩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謂寶應元年秋自梓歸迎家再往梓故云茅齋寄在少城隈當作是年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小城隈

朱曰蜀之張儀城也趙曰公将往東蜀姑寄草堂於成都也

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

〔趙〕如此引袁紹事不曉不曉〔洙〕曰典略曰劉松袁紹於河朔三伏之際飲酒避暑故河朔間有避暑之飲

雪嶺獨看西日落〔夢弼〕曰雪嶺即蜀之西山也劍門猶阻北人來阻一作斷〔洙〕曰言京信尚阻〔鶴〕曰劍川有劍門縣是時吐蕃入寇正歲末幾陷京師而松維保州亦陷故云

不辭萬里長為客乍懷抱何時得好開得一作獨

野望〔鶴〕曰寶應元年十一月往射洪作

金華山北涪水西〔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仲冬風日始淒淒〔夢弼〕曰謂西南之地以寒也

山連越巂蟠三蜀〔洙〕曰巂音髓〔希〕曰唐志巂州為越巂郡有越水巂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杜〕自然壯麗〔鄭〕曰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註謂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獨鶴不知何事舞〔澤堂〕曰有何樂事舞耶

飢烏似欲向人

啼射洪春酒寒仍綠自極傷神誰為攜【夢弼】曰為于偽反【澤】【堂】曰無可與飲酒太史公曰誰為為之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程】曰子昂梓州射洪人未達時在金華讀書有書堂存焉公寶應元年秋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十月往射洪乃是時作

涪右衆山內【鄭】曰涪扶鳩切【希】曰水經云涪江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又有涪城縣

金華紫崔嵬【宋】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 上有蔚藍天【師】曰金華神仙有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夢弼】曰蔚與欝同【趙】曰蔚藍則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藍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出汴州即事詩云水色山光畫蔚藍蒼 垂光抱瓊臺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澹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夢弼〕曰寰宇記懸巖山在射洪縣南十五里遠望懸巖皎如白雪日色死謂日將暮也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夢弼〕曰皆言觀中之景也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洙〕曰唐書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後詣闕上書則天子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昂勸后興明堂大學而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故卒為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時無明聖之君故其才不得展甫雖傷之亦自傷也〔澤堂〕曰風為我助悲比人

陳拾遺故宅〔鶴〕曰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赴吉州司户云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詩曰同遊英俊人者亦寓意其祖在同遊之列特不秉輔佐之權耳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屋一作宅悠揚荒山日慘澹故

園烟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洙曰按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學及條上利
使三事莫非聖賢之先務具載新書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夢弼曰子昂初
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其才可以繼離騷二雅鏗當時哲匠莫與之比肩唐本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
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雅初為感遇詩王適見之曰必為海内文宗澤堂曰離騷有〻德者之言哲匠是能
文之士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夢弼曰子昂蜀人也生於揚雄司馬相如
之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減於揚馬也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
洙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善彥昭超玉價超一作趙趙曰
趙彥昭以權幸進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價言之郭振起通泉夢弼曰振作震郭震字元
振舉進士授通泉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洙曰索靖書勢曰婉若銀鉤漂
若驚鴻鶴曰通泉縣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元振作尉其邑而彥昭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同遊

壁有題字盛事會一時此堂宣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

遺編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爲之序盛行于代師曰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之權獨子昂官不甚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跡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得以觀子昂之蘊矣

謁文公上房鶴曰上方以言其居之可樂也佛書有上方世界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是詩當在梓州作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澤堂曰石門日色獨異者上人所住故也絳氣橫扶疎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註云絳氣赤霞氣也窈窕入風磴夢弼曰陶潛詞旣窈窕而尋壑鶴曰磴丁鄧切邁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遂得文公廬俯

視萬家邑煙塵對堦除吾師風雨外洙曰高僧傳有講經而天雨花者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洙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祗園地夢弼曰文公不下山十餘年富家長者自以金施之也禪龕只晏如夢弼曰龕户含切塔也陶潛屢空常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甫也南北人洙曰檀弓曰今丘也乃東西南北之人也蕪漫少耘鋤師道曰謂性地荒而不修也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端木曰簪裾士大夫之服澤堂曰詩酒簪組俱妨禪學此最高識見唐時諸子皆不及也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夢弼曰莊子列禦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顧聞第一義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廻向心地初叅 洙曰華嚴經有十種廻向鶴曰佛書脩行有十地以歡喜為初地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别有事在也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槩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与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澤堂曰以此句法入濂洛辭旨即如秋月寒水之篇何嘗不高妙而世人獨以佛諦仙跡為詩料不特低看儒術且侮仙佛矣 是

金篦之刮眼膜者 師曰凡看經明達性本譬如以金篦刮去眼膜所視豁然夢弼曰篦邊迷切刮古殺切膜末各切元祖失明三年幽泣誦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晝夜凡七誦經行道夜夢老翁以金篦治目刮去其膜二日復明涅般經是經良醫師即以金篦刮去眼膜

價重百車渠果 夢弼曰車渠當作硨磲洙曰法華經

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眞珠磨尼硨磲碼碯

無生有汲引玆理儻吹噓 夢弼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甫欲文公以無上教開發甫性使悟無生之法 鶴曰魏志鄭渾曰孔子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澤堂曰無生法中亦有汲引如人之相薦援頗以玆理蒙上人之吹噓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批俗諺拈著起 修可曰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夢弼曰丈人義李四也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 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劒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

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夢弼曰茅齋謂浣花之草堂

東征下月峽 夢弼曰巴楚有明月峽

掛席窮海島 夢弼曰謂將適吳楚也

萬里

須十金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註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十金則知為百千矣妻孥

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洙曰蹭蹬馬失勢貌志士懷

感傷心胷已傾倒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鶴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夢弼曰窶其矩切貧無禮也詩終窶且貧筋力豈能及趙入有此嘆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者不以筋力為禮劍茂傳家貧以筋力致養夢弼曰曲禮老征途

乃侵星乃一作復洙曰絕明遠詩侵星赴早階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

氣夢弼曰寡道氣帽不能養氣配道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註俶始也

達曙陵險澁夢弼曰曙常恕反甫

謂寡道氣在困窮之際不能獨立是以促裝遂逐徒旅自夜達旦陵歷險澁之途豈能無病乎寒日

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夢弼曰縶陟立切詩縶之維之汀洲稍疎散何曰岸行坦夷也風景開怏悒空慰

所尚懷終非曩遊集夢弼曰雖此景物足以慰所尚之情懷論其得所終不若昔日

太平京師遊集也洙曰不亦京師遊集如杜遊所叙吳楚齊趙之遊皆是衰顏偶一破

勝事難屢挹難屢一作皆空夢弼曰今挹勝事亦偶破顏而已非其至樂也茫然阮

籍途夢弼曰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illegible]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更灑楊朱泣

夢弼曰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余謂甫遭窮途至於東西南北了無定居安能免其揮淚乎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曰地理志通泉縣

在梓州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冬温蚊蚋集人去鳧鴨亂登頓生曾陰[夢弼]曰曽與曾同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註登頓謂上下也歌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日一作目[夢弼]曰觀去聲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修可]曰孔子歎鳳泣麟皆傷時也去國同王粲[洙]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趙]曰王粲漢獻帝西遷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過郭代公故宅[彥輔]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封代國公[鶴]曰郭公魏州貴鄉人也宅在宣陽里而未嘗至魏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而言寶應元年十一月自洪之通泉作

藥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畧洙曰江淹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見直氣森噴薄趙曰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參上前奉詔誅懷貞等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夢弼曰度徒各切自昔豪雋之士不拘小節多所爲脫畧時輩跌蕩不檢如代公郭元振作尉通泉任俠使氣盜鑄及掠賣部中生口以餉賓客無所不至其放蕩若此及一旦爲相忠直之氣噴薄雲漢於斯時始見異人非常情所能窺度也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洙曰按新書明皇之誅太平公主元振獨領軍扈從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趙曰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而學者每疑之嘗論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或者又謂明皇與劉幽求平韋庶人之亂此在神龍之後乃知元振有功其間而失之微此詩無以見也俄頃辭尊

親指揮存顧托夢弼曰是時太平公主既誅時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元振所以成睿宗顧托在指揮之間也韋公見慙色夢弼曰玄宗之平亂也諸宰相走伏外省蕭至忠竇懷貞皆從逆獨元振總兵扈帝韋公視之得無慚乎王室無削弱夢弼曰當時王室安而不弱元振之力也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夢弼曰玄宗畫元振像於凌煙閣也我行得遺跡一作址晏曰遺跡故宅也池館皆踈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夢弼曰顧旋也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高詠寶劍篇夢弼曰武后索所為文章元振上寶劍篇后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神交付冥漠脩可曰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惟我與子宜乎甫服膺而高詠之也夢弼曰甫與元振道同志合故云神交澤堂曰感遇寶劍陝郊皆杜所尚亦見其一時膽矣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洙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

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摸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特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鶴曰當是寶應元年在通泉作

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 夢弼曰周公召公分陜而治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薛稷嘗為古風以美周公是有意於周召而立功名也按稷有秋日還京陜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陜郊北顧臨大河山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闉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峩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 惜哉功名忤 夢弼曰忤五故反逆也 但見書畫傳 夢弼曰稷初以文學召用參決庶政自謂周召之功可立不意中間遭不測之禍功名違忤惟以書畫傳於世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邉 鄭曰涪扶鳩切

水出徼外南入漢畫藏青蓮界洙曰青蓮界佛寺也夢弼曰梓州通泉縣有寺曰慈覺乃
稷為書院額并大藏板壁甫至此寺觀其遺跡故也書入金牓懸夢弼曰崔融詩金牓照晨
光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洙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詩不騫
不崩騫虧也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洙曰稷所書慧普寺碑上三字字方
徑三尺許筆畫雄勁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予嘗到慶壽觀之三字
之傍有贔屓纏捧乃龍蛇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澤堂曰岌高峻也又揮西方
變發地扶屋椽趙曰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夢弼曰沈休文鍾山詩發地多奇嶺堂澤曰
揮即畫字意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夢弼曰塡久也言色尚新也此
行疊壯觀夢弼曰甫之此行獲覩郭之故宅与薛之書畫故云疊壯觀也郭薛俱才
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洙曰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

真

學生（夢弼）曰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鶴）曰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自梓州之通泉時作

薛公十一鶴（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杜詩云十一鶴不知三鶴何體也（希）曰張彦遠名畫記薛稷字嗣道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皆寫青田真（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生子即便去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夢弼）曰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鷟翠鳳謂之鷗紫鳳謂之鷟白鳳謂之鷫非是倉庚隣（洙）曰詩七月有鳴倉庚註倉庚黃鸝也（夢弼）曰鶴之飛騰一舉萬里比之君子進用不以勢力森然君臣聚精而會神可與威鳳為偶殆非倉庚之

可擬鳳有道則見君子之德似之倉庚不過聲音顔色之好耳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

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洿

池津 曰喻賢者在朝可使廟堂安固而慰擇人心今反使之曝露棄擲于外此風雨所以飄飄而高堂傾覆無日矣甫托意譏賢者蓋食汚君之禄時不用賢之咎也列子鴻鵠高飛不集洿池 曰寓意深遠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曰有遺支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 曰甫為朝廷斥逐泛泛然任其所之豈非鶴群脫畧塵俗之比乎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曰通泉縣名屬梓州當是寶應元年作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

泛江 [鶴]曰寶應元年作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朱]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紹袁公問曰卿家君在大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大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邑中上客有柱史 [夢弼]曰柱史美王侍御執筆立柱下記言動者也昔老聃嘗為周柱下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 [夢弼]曰以王侍御比桓典也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消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 [朱]曰逶迤即委蛇 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朱]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 [趙]曰自此已上既陳宴樂

之興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自三更風起寒浪湧以下皆警戒之辭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朱〕曰樂極則悲來也〔修可〕曰此倣謝希逸月賦曰月既没芳露欲晞歲方晏芳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夢弼〕曰詩人多以霜露喻禮霜露之為物犯之則濡禮犯之則汚故云無使霜露霑人衣〔澤堂〕曰寓諷隱然

建都十二韻〔鶴〕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朱〕曰後漢議功於雲臺誰扶黃屋尊〔朱〕曰黃屋天子車蓋此指言誰為安王室者〔夢弼〕曰謂雲臺諸將建議設都不

知時措之宜

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荊門【[illegible]】曰指江陵府為都也【澤堂】曰典重壯浪

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夢窩】曰東人言自荊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西極指荊州雖獨存此果可濟天下大計乎【澤堂】曰建都荊門是幸東南之策其如西極尚存何忍棄之○況言建五都議以備巡幸耳若東人見巡幸則西極人失望奈如之何註非

時危當雪恥【朱】曰洗雪國恥也

計大豈輕論【夢窩】曰南議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呂諲為荊州長史因請以荊州置南都帝從之於是荊州號江陵以諲為尹【澤堂】曰當志圖刷恥建都大計豈合輕論

雖倚三階正【朱】曰東方朔傳云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天下大安

終愁萬國翻【批】六句宛轉痛徹【夢窩】曰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猶存終必翻覆萬國也【澤堂】曰建都不過為避奔計如是天下愈大亂矣以上極言廟議之非沉著感憤句句有意以

下自恨已不得聞朝議也牽裾恨不死夢弼曰甫恨不能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漏網辱殘息洙曰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甫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甫以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之殘息也永負漢庭哭夢弼曰言群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遙憐湘水魂夢弼曰言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甫之貶逐何異於原是以無由諫於帝也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夢弼曰甫客居蜀薄有田園可耕以自給也風斷青蒲節夢弼曰言妻老如蒲之柔脆也霜埋翠竹根夢弼曰言自守如竹之不變也趙曰註意是衣冠空穰穰夢弼曰穰汝兩切洙曰穰穰眾多貌言衣冠鋒多不濟危難故曰空關輔久昏昏洙久一作遠夢弼曰關中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昏昏言寇賊紛擾也顧枉長安日顧枉一作唯駐光輝照北原夢弼曰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顧

天子曰光有以察之無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為南遷之計也【澤堂】曰結以大意一篇眼目在此

遠遊

賤子何人記【豊師】曰賤子甫自稱迷方著處家【夢弼】曰著直畧切【洙】曰言所至即安【趙】曰迷方則曼行而不知所之至也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觧嘆嗟似聞胡騎走【夢弼】曰按唐書上元二年三月戊戌史思明死朝義尚冠田神功擊破之失喜問京華【洙】曰失喜言出於不自覺【澤堂】曰誤問故言失喜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鶴】曰廣德元年春作

劍外忽傳收薊北【夢弼】曰薊居例切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死其將李懷仙以幽降曰承嗣以魏降寶應元年二月賊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張志忠以趙定深恒易降時河南河北平

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批]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趙]曰讀書之際聞已收薊北得妻子有長聚之慶所以漫卷之而喜欲至於狂也[夢弼]曰卷與捲同[澤堂]曰讀書而聞喜不覺漫卷書棄而忘其讀真如狂矣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註]余田園在東京[批]自然是喜意流動得入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鶴]曰廣德元年春作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批]横絕太息跡有但羇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夢弼]曰樂記聽鼓鼙思將帥之臣[澤堂]曰江水流帶城郭春風助發鼓響此是不相關處相關之意如池塘生春草只為池塘不合生春草故

甫若曰原上生春草便是死句

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師曰甫言久客一身羈栖今日登樓所見景物如此不無所感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 春一作風趙曰指洛陽也 戰場今始定

移柳更能存 更一作豈趙曰時史朝義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澤堂曰庾信哀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此句本此意

厭蜀交遊冷 批以子羨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 思吳

勝事繁應須理舟檝長嘯下荊門 定功曰荊門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荊門縣屬江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去何事入朝霞

蕭　真

【翠堂】曰暮雨仙姿朝霞赤色 恐是潘安縣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堪留衛玠車 【夢弼】曰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 深知好顏色 莫作委泥沙

柳邊 【鶴】曰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 【鶴】曰公自喻也 灞上遠愁人 【夢弼】曰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鶴】曰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騕褭 【鶴】曰騕於皎切褭於了切 【希】曰馬謂之金騕褭蓋囙漢武帝鑄金為麟趾褭蹄詩人遂用之 【[illegible]】曰

時遣馬以迎甫也　佳人屢出董嬌饒[宋]曰嬌饒名姬也宋子侯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批]造次老成[趙]曰此句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請焉句法則用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願携王趙兩紅顏[批]豈獨黃四娘哉此王趙第次自註名耳[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　再騁肌膚如素練[澤堂]曰騁猶逞也言誇逞其美也　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来開我愁請一作諸[鶴]曰王趙非通泉之妓當是郪使君之姬妾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郪招公飲出二姬以侑樽明年春公在梓州曰作此詩以戲之九域志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者舉成數言耳　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宋]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田]曰唐明皇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養夫人請一纏頭

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耳〔夢弼〕曰宜聘召王趙二妓来相開慰無客錦纏頭以賞樂耳甫之戲惱郝使君蓋一馳一張君子之道此亦善戲謔者矣〔澤堂〕曰絶無唐人穠艶態可知肖次

正大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鄭〕曰

郪七稽切縣名在梓州〔鶴〕曰廣德元年春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趙〕曰以言其行路之辛苦他山自有春〔批〕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官一作妖〔鶴〕曰行胡岡切〔澤堂〕曰著行言行著猶觸也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師〕曰甫與二判官於情最親臨此送別言其去遠水不能無風浪他山雖有春兄弟不得同賞以至野花官柳觸目使人不能無傷感也

光　支

題郪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夢弼】曰郪卜稽切縣屬梓州【鶴】曰在梓州作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疾雨今爲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爲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春青彭澤田【希】曰彭澤縣名雖在江州以郭明府爲縣令故用淵明事【夢】【頴】曰晉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澤堂】曰小國巴子夔子之類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澤堂】曰問字疊一字必誤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鶴】曰廣德元年梓州作

無數涪江筏【鄭】曰筏海中桴也鳴橈總發時【鄭】曰橈如招切楫也別離

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也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朝雲暮雨祠夢弼曰高唐賦序朝為行雲暮為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其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一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二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鶴曰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 修可曰取佛書不住相意謂天運無常以成四時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 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倚一作寄洙曰爾雅釋名山頂曰巔 遲暮身何得 洙曰言衰老而未有所得也 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重五一作三軍將五馬若箇合安禪 批語各典刑 趙曰所以諷四使君也 希曰法華經偈曰安禪合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鶴曰涪江在梓州廣德元年作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 春一作心 飄零爲客久衰老羨

君還花雜重重樹雜一作遠【趙】曰花遠非盖重重樹則已有遠意不可疊用也雲

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鶴】曰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當是廣德元年春

作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澤堂】曰丹楓必青楓以非時故也或言丹乃木色小院

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

黑應須到上頭【洙】曰釋書有諸天皆言勝樂事公之末章因以見志也

送竇九歸成都【鶴】曰竇九意是撿察竇侍御者廣德元年梓州作

文。章。亦。不。盡。【批】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苦一作持何人

先

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絹或作道【虞注】曰問絹乃時事也

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澤堂】曰記見草堂二

送路六侍御入朝【鶴】曰廣德元年春梓州作

童稚情親四十年【洙】曰言相得於總角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

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批】衆人意不分桃花紅勝

錦【澤堂】曰不分猶不期也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

【夢弼】曰唐劍南道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為益州觸忤愁人到酒邊【趙】曰

不分生憎所以深言其紅白也皆俗語中字惟桃花之深紅絮之釅白正是春色放蕩無所倚賴者也如

此故翻是觸忤愁人斷送令到酒邊以散其愁【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

客口不絕談其日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驕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

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梅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
類甚多〔澤堂〕曰春色本佳景而愁人自愁酒邊非愁
所以愁人見花柳亦自愁反似春色無賴却令人愁
也還字
是眼

泛江送客〔鶴〕曰廣德元年公暫遊左綿時作東
津在綿州按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
東津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淚逐勸盃落愁連吹笛生〔洙〕曰馬融去京踰年有洛
客逆旅吹笛暫聞之甚悲
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鶴〕曰廣德
元年作 二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趙〕曰袞袞相繼不絶之義
〔希〕曰寰宇記云牛頭山在

侵

梓州郪縣西南二里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
形似牛頭四面孤絶
春寺靜 批 境意適會 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
休

望牛頭寺 鶴曰詩云春色浮山外而上篇云花濃春寺靜當是同時作

牛頭見鶴林 趙曰鶴林卽靈仙觀也 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
浮一作流 天河宿殿陰 宿一作沒 洙曰言殿高通天河也 傳燈無白日 洙曰
釋書以燈喻法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一法故云傳
燈釋書有傳燈録 趙曰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言
之燈所以照夜而白日
亦有燈故云無白日 布地有黃金 趙曰言佛宇有黃金布地 夢弼
曰唐內典録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
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 休作狂歌老
回看不住心 夢弼曰不住心言不著相也金剛經云
應住無所住心又衆香偈傳不住心退

無因
果

陽

上兜率寺

【鶴】曰兜當侯切寺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

兜率知名寺【洙】曰佛書有兜率天宮故取以名寺

真如會法堂【洙】曰真如禪理也【趙】曰佛書言真如實際【澤堂】曰理會佛法之堂也

江。山。有。巴。蜀。【洙】本謂江山無巴蜀耳【趙】曰江山自有巴蜀時便有之乃羊叔子所謂自有宇宙来便有此山之義【鶴】曰此謂江山古巴郡蜀郡之地蓋劒南道古梁州之域漢巴郡蜀郡之地寺在梓州故云非謂江山自有巴蜀時便有之【澤堂】曰言全有巴蜀之江山狀其觀眺之廣遠也

棟。宇。自。齊。梁。【趙】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夢弼】曰言寺刱於齊梁之時也【補註】石林詩話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跡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

自兩字則餘八字九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九字皆可用也

庾信衰雖久 【趙】曰庾信嘗作哀江南賦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而身竄荒谷也

何顒好不忘 【趙】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侈於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緣出處姓誤【趙】曰公言身已流離有庾信之衰而衰愁之中不忘交好何顒者有救之之心也【師】曰言甫所至為人所好詩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是也【夢弼】曰何顒疑是周顒字彥倫音辭辨麗長於佛理嵩薦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興孫之句豈亦誤耶【澤民】曰何作周

白牛車遠近 車一作運【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且欲上慈航 【夢弼】曰般若心經序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

望兜率寺 【鶴】曰與前篇同時作

樹密當山徑江深滿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飜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趙】見宜音現見在佛【澤堂】曰不登臨故不知天之大但望見佛尊現在也時應淸盥罷隨喜給孤園【遯】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孫長者【澤堂】曰末句不得上寺只合淸齋發歡喜給孫之園也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鶴】曰廣德元年梓州作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歸為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江一作春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趙】曰言公自負其詩如此【希】曰朝野僉載咸亨中謠曰莫浪傳阿婆嗔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登牛頭山亭子【鶴】曰廣德元年與上牛頭寺同時作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 洙曰市井也 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山一作春 兵華身將老關河信不通 趙曰吐蕃猶盛也 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註李梓州泛舟筵上 上作 鶴曰廣德元年作

舟楫諸侯餞 一作泛舟之筵 趙曰言李梓州 車輿使者歸 洙曰御史乃使者 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澤堂曰此山花水鳥兩句以興諸侯會餞之宴席羈旅送別之孤懷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 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故人從此去 遠一作 寥落寸心違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鶴曰當是廣德元年作

上客迴空騎〔澤堂〕曰迴遣也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濶
舞衣前〔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王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
吹〔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澤堂〕曰偏猶歌也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
天一作年〔趙〕曰公言佳人自衒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意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澤堂〕曰坐床吹笛如據胡床三弄之意翠眉
縈度曲〔鶴〕曰前漢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臣瓚
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曰縈鳥裊娜之意度曲時嚬眉作態之意〔澤堂〕雲鬢儼分
行〔夢弼〕曰行戶郎切列也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批〕携妓不必稱此留
人語後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修可〕曰古樂府陌上桑歌云使君自有婦
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補註〕室中語一日有坐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一句可

乎公曰然如杜少陵詩云使君自有婦而無車馬喧之類是也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鶴】曰八嘗陪李梓州四使君登惠義寺則寺在梓州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釋】曰言層架也来字亦虛言坐處如是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 【批】衣冠暮鍾辭不得惜別遲徊 【釋】曰聽鍾始起去言騎馬冲泥皆是此意 雲門春寂寞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鶴】曰廣德元年梓州作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 【朱】曰以避難奔入蜀故言竄身韋亦避難故言同病 【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天下兵戈滿江邊

歲月長澤堂曰避兵於此故致多歲月別迸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為問南溪竹一作笋抽梢合過牆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絶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修可曰唐李綽歲時記云三月上巳有錫宴羣臣於曲江傾都人物於江頭禊飲踏青趙曰或云江邊踏青乃成都事每以三月三日出郊言踐踏青草故謂之踏青澤堂曰方踏青而見旌旗聞鼓角皆非樂事

短歌行送邛州録事一作送祈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鶴曰廣德元年梓州作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趙曰經年之中徒記君面而已

不得再相見也澤堂曰以一見之分加以人事經年而尚記其面以其人重也後生相勸何

寂寥勸一作動君有長才不貧賤朱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乎夢弼曰孔子曰後生可畏錄事以少年之才可動天子取富貴何為寂寥無聞然有才如陳平不教終貧賤也澤堂曰後生相勸為善者何其寂寥耶以此知君之才不長留也君今起柂春

江流趙曰柂所以行大舟也余亦泛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

主夢弼曰為于僞切趙曰指言合州蘇使君也江花未盡會江樓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鶴曰惠義寺在梓州廣德元年作

朱櫻此日垂朱實夢弼曰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誰家負郭田夢弼曰負倚也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

望足離筵批褒語澤堂曰得接高才此筵足矣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 [批]薄有姿媚 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 [希]日按志蜀有中北二江而不言南江巴西為綿州今云蜀西驛亭觀江漲則所謂南江其岷江歟岷江出茂州而茂與綿為鄰[澤堂]日波濤照水共為凌亂 孤亭凌噴薄 [夢弼]日噴薄言江水之漲也 萬井逼春容 [批]春容謂水緩勢闊政是形容大體處[趙]日禮記註春容謂重擊鍾也今公借言水若擊鍾之狀[澤堂]日萬井人居也皆迫於水患故云 霄漢愁高鳥 [夢弼]日鳥愁言不得其食也 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胷

又呈竇使君二首 鶴曰廣德元年春作

轉驚波作怒一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黃曰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希曰剡溪漢置屬會稽郡而揚州在淮南公觀江漲於巴西驛亭而及此者蓋借以喩水之大也澤堂曰恐剡縣之小覺揚州之近皆水漲意為接情人飲朝来滅片愁

向晩波微緑連空岸却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批精嫩有襯貼漂泊猶盃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使

君諳議諸昆季【鶴】曰盍亭縣屬梓州當是廣德元年公自梓州至盍亭時作

馬首見盍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漠漠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夢弼】曰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夢弼】曰為于偽切【澤堂】曰親愛之無已

倚杖【洙】曰盍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澤堂】曰早字春字乃下眼處非閒漫也狎鷗輕白浪狎一作野【洙】曰列子有狎鷗翁言忘機故物亦不懼【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游沫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澤堂】曰狎近人之稱野字非歸鴈喜青天物色無生意淒涼憶去年【澤堂】曰物色皆

徵

佳凄涼自甚、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鶴曰西湖在漢州即房琯所鑿城西池也當是公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有此作

舊相恩追後 批恩追不可觧 春池賞不稀 洙曰舊相謂房琯也琯罷相後嘗為漢州刺史夢弼曰寶應二年琯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澤堂曰恩追死後追封也房公去後游賞此池者亦不稀吾輩雖未在朝共此泛舟亦有光輝也 闕庭分未到 批分去聲澤堂曰自分不入朝 舟楫有光輝 批不稀光輝皆不佳趙曰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 豉化蓴絲熟 嚴有翼藝苑雌黃云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盐豉耳蓴羹得盐豉尤美 刀鳴鱠縷飛 趙曰潘安仁西征賦饔人切縷鑾刀若飛 使

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沫曰漢二千石皂蓋朱轓

得房公池鵝鶴曰房琯為漢州刺史鑿城西池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此詩當作於其年故有鳳凰池上應回首蓋期以再入朝也

房相西亭鵝一羣亭一作池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回首澤堂曰指房為報籠隨王右軍師曰王羲之性愛鵝道士常以鵝易其字澤堂曰自喻

答楊梓州鶴曰當是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時作

悶到房公池水頭澤堂曰愁悶中到此也坐逢楊子鎮東州沫曰東州指梓州蓋屬蜀東川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趙解不得當是別有一時事沫曰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共阿戎談阿戎謂王戎也渾之子師曰本作楊

公池氷頭蓋楊梓州先人嘗守梓州鑿池號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公有應戴阿戎遊之句【希】曰楊公作房公為是蓋公在漢州逢楊子去守梓州也若池為楊公池在梓州其子又從而鎮此州詩必不爾云也【澤堂】曰房湖當屬楊公地界但不見楊與楊之子遊也以文義推之當如此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羞一作著白雪避花繁【趙】曰本意密葉如雲白花如雪而變其語云雲羞雪避乃公新奇之句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宋】曰蜀柑歲八貢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夢弼】曰此甫自託意也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註】梓州作寄成都故居【鶴】曰寶應元年公避徐知道之亂至梓州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則此詩當是廣德元年作【夢弼】曰成都記草堂寺府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
中杜員外居處適近常恣遊焉甫居成都築草
堂以自遣遇揚子琳之亂遂走
梓州懷思草堂遂作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難欲逸自然難一作雅覺範曰自然道也釋氏謂之逸禪儒者謂
之逸自然夢弼曰老子道法自然嗜酒愛風竹風一作脩卜居此林泉此一
作必遭亂到蜀江夢弼曰謂避祿山之亂也臥痾遣所便遣一作遺夢弼曰甫
有渴疾也便平聲安靜也澤堂曰消遣於便靜之地誅茅初一畝洙曰儒行儒有一畝之宮
廣地方連延方一作必經營上元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敢
謀土木麗彭曰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刱豈求土木之華麗乎自覺面勢堅夢弼
曰考工記審曲面勢臺亭隨高下夢弼曰謂隨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敞豁當
清川夢弼曰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雖有會心侶雖一作惟數能同釣

船夢弼曰數所角切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
黃鵠摩蒼天鵠一作鶴夢弼曰甫既剏草堂未獲久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遷徙不常如蛟
龍之無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亂也澤堂曰自此以下言已流離多難有愧古人恐失幽
貞之節且念四小松易見蒙翳應為隣里所隣皆以喻已保節之艱苦語特悲惋古来賢達
士一作達士志寧受外物牽夢弼曰古来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乗
遺崔子之亂尚且棄而違之至於他邦而况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魯鈍姿豈
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陵風烟事跡無固必洙曰
語毋固毋必幽貞愧雙全批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
尚念小四松夢弼曰按集有四松詩蔓
趙曰幽而不貞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貞吉
草易拘纏易一作已葛常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

觀其經營往来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
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蓋
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
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八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
在草堂遺帚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
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
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捎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
宓再依嚴武為節度叅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
復來籬榛蕪八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跡則其害可知
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
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
公已在雲安有此草堂終始秪得四載而其間居梓
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按居草
堂僅閬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
来之勞可謂一世之覊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
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拐之傳
蓋公之不幸而其
山川草木之幸也
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批語徽
妻然師
曰以四小松為念憫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所戕
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云英乂見殺四子遇害甫託

東

意傷之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鶴]曰廣德元年作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使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趙]曰非吾鄉而在遠亦可用絕域矣茲樓清宴同[澤堂]曰起句上四字仄下四字平參差相對是一體他同朝廷燒。棧。北[夢弼]曰棧北指三秦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昔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鼓角漏。天。東漏一作滿[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公在蜀之梓州梓州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文公語録杜詩最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来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来字後人不曉其意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唐]曰甫以避亂食章公之宅騎章公之馬叙其恩禮之厚本無丹

竈術那免白頭翁洙曰言無丹竈之術以延年也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洙曰以酒自隱於歌託興且置寇盜於度外澤堂曰狂野雲低度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趙曰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澤堂曰號即今軍號如曹孟德以鷄肋為軍號是也註謂夜出號令者非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言飲醉則如阮籍而哭窮途則不擬學之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迴趙曰改席則自南樓改於臺上也留門月復光澤堂曰留門不閉也雲霄遺暑濕趙曰臺高矣如在雲霄之間而不知有暑氣也山谷進風涼澤堂曰遺進二字太重此黃陳之先導也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洙曰詩屢舞僛僛澤堂曰易醉而屢舞老態可念何須把官燭夢弼曰會稽錄陳修為豫章太守十

日一炊不然官燭似惱鬢毛蒼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鶴曰當是王侍母於

夏初歸黔中郡即黔州採訪使之所治舊次廣德元年

大家東征逐子迴 批逐子不為侓 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者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 夢弼曰家音風姑顏師古註姑者尊長之稱如婦之於姑之義也

生洲渚錦帆開 洙曰煬帝以錦為帆 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 白白一作旦旦 批官遊迎養豈易能言 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獨食夫婦嘗力作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輙出雙鯉嘗供二母之膳王判官侍母回黔故

有此句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恠頻頻勸酒盃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鶴曰按唐節度有留後當是廣德元年作

中軍待上客 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 令肅事有恒 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言章彝持軍令嚴令待崔都督之禮久而有常也 前驅入寶地 洙曰縣令負弩前驅趙曰佛居以七寶為地佛寺 祖帳飄金繩 趙曰前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帳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 澤堂曰設帳於寺中以寶地金繩言 南陌既留歡 夢弼曰謂先會飲於城南也 茲山亦深登 夢弼曰茲山即惠義寺謂復餞別于此寺也 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 夢弼曰筇謂扶

也新崖謂即新修路以備章留後車馬也所攀仍舊藤【師】曰甫既送崔都督杖策而迴復從舊路攀緣藤蘿蓋樂山水之興也耳激洞門飆目存寒谷冰出塵閟【夢弼】曰言居山間蹤跡幽閟非若塵市應接煩劇也畢景遺炎蒸【師】曰謂盡夏景飲留此寺遺却炎蒸之氣故下文有永願坐長夏之句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師】曰甫以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也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覊旅惜宴會【師】曰謂惜別也【澤堂】曰惜宴會之非久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夢弼】曰莊子勞我以生又人生幾何離恨兼相仍

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鶴】曰新亭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希】曰楚辭曰曆吉日兮吾將行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絶葷終不改【夢弼】曰葷許云切辛臭菜也【澤堂】曰豈坐有齊

陽

素者耶勸酒欲無詞勸酒一作勸醉已隨現山淚【夢弼】曰晉羊祜傳祜卒襄陽百姓於現山祜平生遊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因

題零雨詩【夢弼】曰詩零雨其濛【澤堂】曰結意似屬留後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鶴】曰此詩一本作兩首自衰老應為難離別已下題曰長流然合為一者是當在廣德元年秋作是年九月公至閬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公自注】音佐【澤堂】曰作猶做也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澤堂】曰五字似去聲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公故借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故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

章梓州水亭 公自註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鶴曰魯訔梁權道皆以為在廣德元年

城晩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近屬淮王至 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 高門薊子過 鶴曰薊居例切 洙曰薊子以比席道士也 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術士大夫嚮慕之今公此句以尊章梓州之能致異人也

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趙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 趙曰以山簡比章留後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時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每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公言吾醉亦長歌則效童兒之為歌矣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註王新誕明珠 鶴曰與翫月詩同時作

雲裏不聞雙鴈過 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汝陽王璡時璡已先卒故甫有是

句

掌中貪見一珠新【沫】曰三輔決錄曰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

秋風嫋嫋吹江漢【夢弼】曰嫋奴鳥切長弱貌

只在他鄉何處人【夢弼】曰甫自謂也

謝安舟楫風還起【沫】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默然即迴衆咸服其雅量【澤堂】曰以王攜妓故比之謝安豈掌珠之自出耶

梁苑池臺雪欲飛【沫】曰梁王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杳杳東山攜妓去【趙】曰謝安居東山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戲言漢中王謝安攜妓東山之興杳然

泠泠脩竹待王歸【修可】曰地志云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夢弼】曰以漢中王比梁孝王也【補註】詩人玉屑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攜漢妓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宏識【澤堂】曰雙關引格註是

蒸

椶拂子 鶴曰廣德元年夏作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蘇曰諸葛亮嘗持白羽扇以指麾 洙曰詩營營青蠅 夢弼曰唐書明皇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進白羽扇賦以自見其志椶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材能全無用於朝廷曽椶拂之不若也

熒熒金錯刀

尹曰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前漢食貨志曰新室鑄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

擢擢朱絲繩

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

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眄稱

趙曰金錯朱繩二物者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皆係乎人之顧眄也 澤堂曰以顧眄故稱

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

夢弼曰咂子答切當作噆齧也莊子天地篇蚊蝱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賴爾甘服膺【沫】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一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師】曰櫻拂為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之除蠅甫傷清秋廢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冀其他時之服用也

送元二適江左【公自註】元結也【鶴】曰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八寇此詩是時作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趙】曰公言其遭戰鬬之時旅泊於外江海送君情【批】兩句瀏瀏乎其不可極【趙】曰言元適江左也晉室丹陽尹【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昔溫嶠嘗為其尹故以元比之公孫白帝城【批】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偽也【師】曰白帝城甫自言客居夔州也【趙】曰元既往為丹陽尹則舟行而去經白帝城而下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批】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必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洙】曰元嘗應孫吳科舉【澤】

真

趙曰丹陽白帝皆形勝之地其擁兵掌節者未可信戒輕與之接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鶴曰廣德元年秋公在梓州作陵州唐屬東川

王室比多難 夢弼曰比毗至切近也 高官皆武臣 洙曰時方急於賞功故武臣在高位 幽燕通使者 洙曰時安史之亂平而幽燕路通矣 岳牧用詞人 夢弼曰美路使君也澤堂曰多難之際舉用武臣自通使幽燕始用文人爲岳牧此紀事也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 洙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 行盖出風塵 程曰行盖言太守皂盖也趙曰時方吐蕃之亂而刺史之盖出風塵以往也 戰伐乾坤破 洙曰所在殘敝也 瘡痍府庫貧 洙曰軍用匱乏也 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趙曰四句誡其爲政可謂贈人以言矣澤堂曰愼簡廉吏平均衆役此十字名

言道盡治體○亂世重役所不能免但在平均而已霄漢瞻佳士趙曰指路君為太守自此而遷擢當在霄漢矣泥塗任此身趙曰公自言也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補註詩人王屑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一任字卽人不到處自衆人必曰嘆曰愧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纔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傲脫天地汪汪萬頃奚足云哉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鶴曰在漢州作

幕下郎官安穩無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從来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批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關何事更似有味夢弼曰此公譏之之辭也

客舊館

青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寒砧聒夜聲【澤堂】曰風幔舊卷而今卷寒砧則如舊聞聒非一日之聒猶言往日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澤堂】曰回徨於舊館即無由出江漢向京洛也

真

九日【鶴】曰廣德元年作

去年登高郪縣北【夢弼】曰郪七稽切郪縣梓州傍郭之縣也今日重在涪江濱【鶴】曰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夢弼】曰涪音浮苦遭白髮不相放【澤堂】曰不相放猶言不相饒也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夢弼】曰自廣德元年推而上之十年乃天寶十三年也腸斷驪山清路塵【洙】曰憶明皇太平之時也不敢明指故致意驪

山也[蒼舒]曰子美傷時憂憤發為辭章指陳得失莫不切至而此註謂其不敢明指嗚呼謬哉[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鶴]曰廣德元年秋在閬州作

江水最深地[夢弼]曰此指蜀江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夢弼]曰花當春盛寒花已非其時甫自比衰年也宿鳥擇深枝擇一作揀[趙]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頹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趙]曰左傳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師]曰鳥志在奮飛宿鳥已有棲息之地甫自比無飛騰之志也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夢弼]曰因感時而思長安之故鄉也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白一作自[澤堂]曰嘆老嗟早令人氣死

薄遊[鶴]曰在閬州作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遥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眼一作月今夕復清光清一作秋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鶴曰廣德元年九月至閬州作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群盜尚如毛之句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洙曰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絶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洙曰窮愁群而瘦極也群盜尚如毛洙曰群盜尚多故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洙曰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乃取綈袍以賜之沙頭暮黄鶴失侶自哀號

先

自一作亦【趙】曰言人別而衰矣黃鶴失侶亦然也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鶴】曰廣德元年作

聞道王喬舃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彥明】曰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秦嶺愁回馬【夢弼】曰秦嶺在秦川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一名樊川

涪江醉泛船【鶴】曰涪江出合州水經云涪江水東南合射江則梓閬皆可言也

青城漫汚雜吾舅意淒然【草堂】曰青城故仙迹今塵土汚雜所以不免淒然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鶴】曰青城縣屬蜀州當是廣德元年初至閬時作

元

層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洙】曰書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有一作會而無人世喧【師】曰此樓乃是送客之所雖有車馬往来而去塵市稍遠故無塵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師】曰謂離別之際慘憺無顏色也天寒鳥獸伏一作休【夢弼】曰謂天寒鳥獸尚得休伏而人行役故傷己之不若也霜露在草根【夢弼】曰謂時萬物歸根也屬今我送舅氏【洙】曰詩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夢弼】曰豈惟傷其山川間隔仍痛盜賊之多舅氏奉王命不遑寧居如山之崩如水之奔往來辛勤若此得無憂念之乎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鶴】曰公以廣德元年秋往閬當是在閬州作

沃屋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洙]曰巴閬蜀中二州也安知有蒼池
萬頃浸坤軸[余]曰張華博物志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呀
然閬城南[音]曰呀虛加切張口貌枕帶巴江腹枕一作控芰荷入異
縣[夢弼]曰謂池產芰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粳稻共比屋[洙]曰堯比屋可封[夢弼]曰謂水
有灌溉之利生養粳稻歲歲常稔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
足[夢弼]曰天意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夢弼]曰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歲或不熟賴此以濟也[黑堂]曰常時不甚稔必歲歉高田失秋之時此池
水所種乃反豐熟也指上句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
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
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

上縹緲親酒食【夢弼】曰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刱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澤堂】曰杜詩朴直近理類如此比之黃陳更勝

滛祀自古昔【趙】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滛祀非唯一川瀆【澤堂】曰又一意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趙】曰漢書局促如轅下駒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羇束

放船【鶴】曰廣德元年秋閬州作

送客蒼溪縣【師】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趙】曰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

巾是也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来鼇曰言行舟湍移景物知盡雖速而不速
也吴子良荊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来掯樵火峯江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来
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大一作翠
與嚴二歸奉禮別鶴曰廣德元年在閬州作唐志太常寺奉禮二人掌朝會
祭祀君臣之版位
別君誰暖眼趙換冷眼為暖亦新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illegible]
曰淚落如日落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隣趙六句字
字警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新山東群盜散闕下受降
頻鶴曰山東群盜謂来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是時薛嵩以四州降張忠
志以五州降張獻誠以汴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故云受降頻諸將歸應

盡題書報旅人【澤堂】曰待叛將畢降而後以書相報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来欲有按問【鶴】曰南部縣名屬閬州裴為南部宰廣德元年公至閬贈

塵蒲莱蕪甑【夢弼】曰言居官之廉也後漢范冄字史雲甞為莱蕪長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莱蕪

堂横單父琴【夢弼】曰言不勞而化也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人皆知飲水【夢弼】曰言其至清也晋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奉禄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公輩不偷金【夢弼】曰言其不貪也前漢直不疑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趙】曰裴南部蓋以賍被按故極稱其廉

梁獄書應作【公自註】去聲【夢弼】曰陳其非罪也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等讒毁之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秦臺鏡欲臨

支

夢弼曰西京雜記秦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
九寸表裏有明入直來照之影則倒懸以手撫心而
來則見腸胃五臟有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
所在又有女子有邪心者則膽張而心動始皇帝以
此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獨醒時所疾夢弼曰屈原漁父篇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群
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補注晋武帝置獄名曰黃沙應須白髮侵
應一作何翠堂曰雖即出獄免罪當不免憂愁加老衰耳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夢弼曰古詩清如玉壺氷直若朱絲繩二

對雨鶴曰此詩當作於廣德元年詩云雪嶺防秋急為是年吐蕃入冦公將入閬州故曰
不愁巴道路三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翠堂曰憂思之時不愁巴道路冬[illegible]曰
指言梓州也自錦而東乃巴矣公於梓州九日寄嚴大夫詩無路出巴山恐失漢旌旗[illegible]夫

檄

舊作濕失字好謂雨中遠道不見也師曰時回紇特功欲入寇故甫不愁飄轉巴之道路恐關中復遭汙厚也故託言澤堂曰失殼濕

雪嶺防秋急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師曰胡人秋高馬肥常入寇故急防之

繩橋戰勝遲趙曰以岷江湍急不可為梁以竹繩為橋駕虛而渡

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趙曰景龍一年以金城公主妻贊普今公望其篤甥舅之禮而勿背焉

警急

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松州陷於吐蕃在廣德元年公時在閬州

才名舊楚將夢弼曰適先除淮南節度使故言舊楚將

妙略又擁兵機夢弼曰以義適之善兵法也

玉壘雖傳檄鶴曰玉壘山在彭州導江縣夢弼曰說文檄二尺書也洙曰傳檄言吐蕃入寇檄書相聞也

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

公主漫無歸趙曰吐蕃方請和繼而又叛成金城公主降吐蕃而卒不免其入寇所以為希曰和親謂以安

計拙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批]飽飛語強[洙]曰曹公言呂布猶鷹也飽則飛去接唐書適代崔光遠為節度吐蕃取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揚不就縶紲也

王命[鶴]曰詩云牢落新燒棧謂廣德元年燒大散關蒼茫舊築壇謂是年吐蕃寇近畿旋命子儀禦敵時公在閬州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趙]曰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趙]曰廣德元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虜破邠州八奉天天子幸陝使臣指李之芳崔倫骨斷則憂懼而骨欲斷折之義[鶴]曰諸將云者如渭北行營兵馬使呂同將精卒二千與吐蕃戰於盩厔兵盡為虜所擒而六軍逃潰者多在商州諸將縱兵暴掠是也牢落新燒棧[洙]曰漢高紀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蒼茫舊築壇[洙]曰漢王齋戒設壇場拜

歌

韓信為大將軍【趙】曰時雍王适為兵馬元帥子儀副之而禦奉天之寇委之子儀則舊築壇指郭令公也【澤堂】曰命將之事復如舊故云蒼茫不

深懷喻蜀意

意一作道【夢弼】曰昔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

慟哭望王官

【鶴】曰廣德二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巴蜀之人陷於夷虜所以慟哭望王官之至

征夫

【鶴】曰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州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故有此作自警急至此三首皆為高適作所以譏其不能禦虜也首篇有才名妙略之句而其下皆敗北之事則機略可見矣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洙】曰民苦役故多冤哭

漂梗無安地

【夢弼】曰梗古杏切【洙】曰用民如榛梗飄泊不遑寧處【趙】曰此公自言爾蓋旅寓之人如梗之漂蕩於義分明

銜枚有荷戈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

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

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鶴】曰按史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

漁陽突騎猶精銳【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師】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

赫赫雍王都節制都作前

一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

不入非高計【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峙兵積穀【遯】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illegible]】

鄭曰祿山峙兵聚糧防敗則守之一日戰敗死於慶緒之手果何費十萬兵攻取之乎此詩譏當時不能經略全無也

西山三首

鶴曰當是廣德元年十二月松州被圍時作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 洙曰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 築城依白帝 依一作連 轉粟上青天 洙曰白帝城在夔州此西山詩而言築城依白帝恐傳者誤矣 趙曰兩句通義公孫述白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上本曰白帝城今公言高山上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之難如上青天 希曰白帝西方之帝也今築城於西山之上言其高可依於白帝故下曰轉粟上青天非指公孫述城而言但假用其字耳夔州白帝城在赤甲相近其山初不大高豈西山所依倣者高適疏謂今所界吐蕃城堡不過平戎已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壘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馮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故此云轉粟如上天之難也

蜀將分旗鼓 趙曰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

分旗鼓以禦之羌兵助鎧鋋助一作動鎧鋋一作井泉【夢弼】曰鎧苦海切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趙】曰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為寇不已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洙】曰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于役高適論之不聽煙塵侵火井【夢弼】曰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雨雪閉松州【夢弼】曰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

風動將軍幕一作盖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回首得無憂可【洙】曰漫平聲漫山言賊壘之多也

子弟猶深入【趙】曰子弟言充兵之人也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洙】曰蠶崖灌口並西山臨口地名【趙】曰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此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辯士安邊策五【夢弼】曰辯士說客元戎決勝威

洙曰元戎元帥也澤堂曰和戰並用今朝烏鵲喜洙曰西都雜記云人烏鵲噪而行人至欲報凱歌歸

遣憂鶴曰當是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時作代宗惟不受諫故程元載董又從而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澤堂曰反者之多擾擾著黃巾夢弼曰擾如兩切擾也言盜之多也後漢靈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巾其部帥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澤堂曰語亦有諷

巴山鶴曰廣德元年在閬州作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来（峽一作陝）盜賊還奔突乗輿恐未迴天寒召伯樹（〔夢弼〕曰詩甘棠美召伯也）地濶望仙臺（〔夢弼〕曰三輔黄圖望仙臺漢武所建在華州華陰縣）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早花（〔鶴〕曰廣德元年十二月閬州作）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来（〔趙〕是起意〔鶴〕曰西京謂長安上元二年曰上都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十二月至自陝不曰上都而曰西京者循其舊名也）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草堂〕曰此早花開當杏花又待梅香）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鶴〕曰當是廣德元年閬州作）

草滿巴西緑空城白日長（〔夢弼〕曰空城當作城空）風吹花片片

春動水茫茫〔批〕自然漸近八駿隨天子〔洙〕曰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馭八龍之駿名曰絶地翻羽奔宵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使車轍馬跡周於四海群臣從武皇〔趙〕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寢尋於秦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遥聞出巡狩早晩遍遐荒〔趙〕曰不敢言天子蒙塵姑以巡狩微言之〔師〕曰祿山亂玄宗出幸蜀昔周穆王漢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宗之西幸亦若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是也〔鶴〕曰明皇天寶十五載六月幸是時公在畿縣無由言草滿巴西綠師註爲非當是言代宗廣德元年幸陝

送李卿曄〔鶴〕曰廣德元年十二月作

王子思歸日〔夢弼〕曰王子指李曄乃唐之宗室也長安已亂兵〔趙〕曰時有吐蕃之亂也霑衣問行在〔趙〕曰代宗車駕出幸陝也走馬向承明〔趙〕曰承明漢殿名暮景巴蜀僻〔夢弼〕曰謂晩秋離巴蜀也春風江漢清〔夢弼〕曰謂明春至長

安也晋山雖自棄【批】晋山字隱【趙】曰按宣室志載庶史有道士尹君者隱晋山不食粟常餌栢葉【譯堂】曰晋山恐指介山而言公常以之推自比以此讀之似有情○盖如之推避賞從之意眞是送人赴行在詩魏闕尚舍情【趙】曰莊子言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夢弼】曰魏闕者雄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曰魏闕時李曄聞京師爲祿山所陷走馬赴難遂隨玄宗入蜀今歸魏闕故甫作此詩以送之

發閬中【鶴】曰公廣德元年九月自梓入閬冬晚復歸梓明年初春又至閬當是元年冬晚歸梓時作九域志云閬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三月之間一往返焉其愁苦可知

前有毒蛇後猛虎【夢弼】曰喻盗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夢弼】曰時欲歸吳楚也秋花錦石誰復數【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

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也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

愁苦【洙】曰賢者避地

歲暮【鶴】曰吐蕃廣德元年陷松維保三州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趙】曰此篇全言吐蕃之亂也西山近接維松上有積雪鼓角動江城【批】此十字寫得別是愁思【夢弼】曰江城謂錦江之城也天地日流血【夢弼】曰言殺戮之多也朝廷誰請纓【洙】曰終軍請長纓以繫在虜頸【夢弼】曰言無人齊國家之危難也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趙】曰公自悼其有濟時之志而壯心已消故也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鶴】曰廣德元年避亂梓閬時作

久客應吾道【批】猶云我道盖是【趙】曰家語載孔子陳蔡之厄曰吾道非耶相隨獨

爾来熟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 夢弼曰爲于僞切 鵝鴨宜長數 夢弼曰數色主切 柴荆莫浪開 趙省事語 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夢弼曰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日爲臘後漢音義臘日者歲終祭衆神之名 澤堂曰下四句是撿校次第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蘇曰桃竹出巴渝間蘇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柱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鶴曰當在廣德元年作詩云忽失雙杖吾將曷從蓋喻嚴武章彝也是時武已召還而公又欲舍彝下東南故云失雙杖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 夢弼曰謂竹根爲水所浸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洙曰江賦水夷倚浪以傲

睨江妃含嚬而瞟眇註水夷水仙也【夢弼】曰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梓潼使君開一束
【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故得名時章彝為梓刺史滿堂賓客皆歎
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
南征【夢弼】曰甫思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
鬼神奪【夢弼】曰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適遷泝沅湘上衡山寶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夔
峽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奪也拔劍或與蛟龍爭杖一作拔【批】玄又玄怪又怪然
不可復進進則劉又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
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云】曰杖為物既稟正直之姿嘗以正直輔吾無
為化龍而去【夢弼】曰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所用
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長房騎之忽然如眠已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之乃青龍也【潛堂】曰意指

使君蓋當時將帥雖素號忠義者晚節得兵柄便地叛亂僭竊不常故耳使我不得爾之

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噫風塵

鴻洞兮豺虎咬人鄭曰鴻湖孔切咬古交切洙曰時盜賊害人如豺虎澤堂曰諷刺有韵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師曰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年流寓遠鄉苟失雙扶吾將曷從

冬狩行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鶴曰詩云天子不在咸陽宮蓋指代宗幸陝當是廣德元年作夢弼曰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校獵亦似觀成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註云以五校兵出獵夢弼曰校獵謂獵有

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

【趙】語有譏【洙】曰禮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

【洙】曰西京賦僵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

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

【洙】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

馲駝䍪峞垂玄熊

【夢弼】曰馲他閣切駝徒何切【鄭】曰駝驪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䍪落猥切峞五毁切䍪峞高貌【洙】曰幕前謂幕帳前以驪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夢弼】曰蹴上六切踏也言禽獸為之蕩盡也

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劉】曰左傳有鸜鵒來巢童謠曰鸜鵒鸜鵒往來歌哭【補註】鸜鵒似鵙而有幘色純黑金眼穴居

斷舌可使言【澤堂】曰意似有指胡為見羈虞羅中【夢弼】曰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足為器用者不獵鸜鵒鳥之微者今亦見繫虞羅不幾於盡殺乎非君子愛物之道也春蒐冬狩侯得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乃深譏韋襃也【洙】曰四時田狩諸侯得行其事【夢弼】曰侯王荆公作挾使君五馬一馬驄【夢弼】曰使君五馬指韋襃之為太守一馬驄謂其為御史也【趙】曰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十年厭見旌旗紅【批】起得凌駕有氣【鶴】曰按史廣德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巳九年故云十年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夢弼】曰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趙】曰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巳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故云不在咸陽宮也

太

朝廷雖無幽王禍 [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攻幽王於驪山下 得不哀痛塵再蒙 [夢弼]曰玄宗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

山寺 [公自註]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鶴]曰當是寶應元年自通泉回作

野寺根石壁 根一作限 諸龕遍崔嵬 前佛不復辨 百身一莓苔 [批]老語古意 [澤堂]曰前佛百身皆釋典語 唯有古殿存 唯一作雖 世尊亦

塵埃希曰諸經皆以佛為世尊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批語得深淺蒼
舒曰王筠樓頭陀寺經有比丘名曰龍樹龍象猶佛象也修可曰維摩經云菩薩勢力譬如龍象又傳燈
録云龍象乃鱗毛類中最巨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
夢弼曰此寺經兵火焚爇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檀信所哀憫也使君騎紫馬捧
擁從西来夢弼曰夔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頒甫来遊也樹羽靜千里趙曰詩崇
牙樹羽夢弼曰樹羽植旗也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夢弼曰左傳篳路藍
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醜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藍縷告訴棟
梁摧公為顧兵徒顧兵徒一作領賓從咄嗟檀施開夢弼曰晋書石崇豆
粥咄嗟而辦予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晋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乃嘆聲也希曰
佛書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註梵言檀波羅蜜華言布施此殆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吾知

多羅樹〔夢弼〕曰酉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椶櫚樹也郄倚蓮花臺〔夢弼〕曰謂
佛步生蓮花也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嫵猜〔希〕曰佛書云諸天懽喜又云佛昔修
治懽喜海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夢弼〕曰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撫恤士卒
豈非周濟才乎窮子失淨處〔夢弼〕曰窮子甫自稱甫謂已之處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毋為詩
酒所污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因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
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懽喜高人憂禍胎〔批〕似
是童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穢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
白而意已具矣〔夢弼〕曰高人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務作福田也〔羅〕曰愚謂留
後厚施就役兵徒之說是矣窮子高人共憂之說恐未然切謂山寺摧毀故窮子失處高人憂禍得留後
厚施興起之則窮子高人當歲晏之時荒林之寒可回暖矣如此則與結末兩句正相應歲晏風

破肉荒林寒可回。[澤堂]曰寒極當回 正思道之時也 思量八道苦 八一作大

自哂同嬰孩 [挹]曰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態味 [夢弼]曰回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八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萬木為之回動而山僧學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動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女兒之末孩 [澤堂]曰亦自為已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鶴]曰詩云重見衣冠走黃屋令安否當是廣德元年十一月代宗未還京時作

我來入蜀門 我一作甫 歲月亦已久 [夢弼]曰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荊南歲月可謂久矣 豈惟長兒童 [夢弼]曰長丁丈切 自覺成老醜 [illegible]曰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 [趙]曰此言喪失其身特以愛酒而已 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夫一作人 [趙]曰折節者摧折其

節而悔過之義【夢弼】曰甫謂人性坦率每以杯酒間多忤人意嘗醉登嚴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也記云自後者入先之折節居萬夫之後示其不尚人也

昔如縱壑魚【夢弼】曰甫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王襃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夢弼】曰喪去聲今既流落無所依棲則又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家語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

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夢弼】曰父母在堂當不遠遊甫已喪父母故無遠方之戀或行或止都無拘繫按集有甫也東西南北人是也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夢弼】曰故舊與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

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趙】焉得周至【夢弼】曰青草湖在岳州甫今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

朽幾一作或【趙】曰六句紀宴會之實事【澤堂】曰選詩句法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夢弼】曰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甫自傷為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澤堂】曰此句却有指註又失之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夢弼】曰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無定居也嘗避祿山之亂今又避吐蕃故云重見也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夢弼】曰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作適荊蠻【洙】曰王仲宣七哀篇指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安排用莊叟【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夢弼】曰莊子大宗師篇安排而去化註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得喪禍福皆已定矣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趙】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桂席而上之非適吳楚而然乎有使即寄書【夢弼】曰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有客數寄書無客心相憶無使長回首

夢弼曰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澤堂曰有使無使乃是對擧語此是掉尾豪橫處豈容兩使字二意扵一句中蔡註大曲

東

收京 鶴曰廣德二年作

復道收京邑 澤堂曰謂之復道則知淪陥非止今也 兼聞殺犬戎 夢弼曰犬戎指吐蕃也 澤堂曰只一殺字又可知其不多殺也 衣冠却扈從 批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擧者無不可擧 車駕已還宮 尅復誠如此 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 慟哭起悲風

真

贈別賀蘭銛 鄭曰銛思廉切 鶴曰當是廣德元年公在梓閬州作

黃雀飽野粟 群飛動荆榛 夢弼曰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

時俗士之蹇淺者也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趙曰此傷賀蘭而問之老
驥倦驤首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樂故也蒼鷹愁易馴趙曰晉載記權翼曰
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今云愁易馴則以苟於食養而愁然高賢世未識固
合嬰飢貧夢弼曰自古賢士若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蘭乎國步初返正
鶴曰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尚風塵鶴曰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悲歌鬢髮
白夢弼曰甫為國家憂也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師曰岷山蜀中之地
甫既去蜀故岷山之芋也戀君思千里尊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千里者吳石塘湖名也師曰張翰思吳中尊羹遂去官而歸賀蘭在蜀故思吳中之尊生離與
死別自古鼻酸辛趙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洙曰楚辭云悲莫悲

者ㄴ生別離高唐賦孫
子寡婦寒心酸鼻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二